

忙秋的日子

□ 高宏宇

“三春不赶一秋忙啊!”
奶奶的这句“老话儿”往往在每
年立秋的前日就开始唠叨了。接下
来,奶奶就会研究着好吃又解暑的
“井拔”西瓜和熏蚊子用的半湿香
蒿,掂对着园里的蔬菜,准备立秋日
的那顿饺子了。

立秋日,早早起了,奶奶和面,
妈妈把角瓜去皮擦丝,用盐杀水,再
把芹菜择叶焯水切细准备做馅儿。
爸爸抱柴烧水,奶奶就带大家围着
大面板坐下来。虽然没有肉,可是
随着妈妈筷子的搅动,盆里的素馅
儿还是把咸鲜的香味儿不断送进我
的鼻子里。

热腾腾的饺子上桌了,奶奶说:
“这是立秋饺子,吃了它,抓点秋膘,
干活儿抗累,三春——”“不赶一秋
忙啊!哈哈……”我们大家抢着说,
于是,着了魔似的,打这立秋饺子吃
完开始,全家人真的就陆续忙了起
来。

起初是奶奶忙忙活活地收拾起
园子里的蔬菜,茄子、油豆角、长豆
角、南瓜、角瓜、土豆……切片儿的
切片儿,切丝儿的切丝儿,盖帘儿
上、丝袋上、晾衣绳上,铺的铺、挂
的挂,全都是晾晒的秋菜。我拿着
一个大蝇甩子,跳来跳去地赶苍蝇,
一下一下,扇起满院子好闻的
青菜香。

第一场清霜下了,妈妈和我们
也忙碌起来了。妈妈用一个大土
篮,装着大小黄瓜、半青半红的柿
子、辣椒和几乎全生的香瓜。选那
些硬的柿子黄瓜,装两个小筐,竖进
土豆窖里,放上个把月完全没问题,
熟透了的才给我们吃。园子里的芹

菜、雪里蕻、萝卜、白菜和各种菜秧
也都得拔下来了。这边,妈妈带着
我们修理各种青菜,洗净了放在阳
光下晾干水分,腌在坛子里,留着
冬天吃;那边,爸爸就忙着把收过
的园子耙平,用石碾子压实,淋一
遍水,再压实,这样反复碾压得放
光了,就让它自然风干了做打谷
场。

爸妈总会选一个响晴天,把收
好水分的白菜和雪里蕻用大缸小缸
腌起来过冬。二姐用一把剪刀把红
彤彤的海棠果剪下来,挑大个儿的
码在一个小缸里留着老秋吃,小点
的,也学奶奶的样子切片儿晾晒,等
冬天里下雪了,咬上一片海棠果干,
那又酸又甜又有嚼劲的幸福,就会
溢得满嘴满心了。

爸爸妈妈带着哥哥去割葵花头
和高粱头了,奶奶就领着我在家里
收拾其他蔬菜。奶奶拿一个大针纫
上麻绳,把红辣椒穿起来,我也拿一
个小针纫上棉线,把红菇娘穿起来。
很快,我和奶奶手里就都有了
红彤彤的一大串了,挂在房檐下,火
苗一样,暖烘烘的。奶奶又编蒜辫
子、毛葱辫子,把园子里吃剩下的黄
苞米和白苞米也都编成一串一串
的。晚上爸爸赶着牛车回来时,我
家房檐下已经红黄白紫地挂起了好
多串。听着妈妈的赞叹,奶奶脸上

竟然露出了和我一样又得意又有点
不好意思的笑容,嘴里却还是那句
老话:“三春不赶一秋忙啊,不抢着
拾掇,好东西就糟践了。”

等高粱葵花都打完了,扬清了,
簸净了,装进口袋了,空出了打谷
场,该掰苞米了,农家最忙碌的时候
才刚刚到来。你看吧,田里,路上,
村头,场院,三五成群的忙碌身影和
装满了苞米的大小车辆,热热闹闹
地绘制出一幅东北大地上特有的丰
收景象。

那时候没有机械化,将近两垧
地的苞米,除了奶奶,全家上阵也得
掰上半个月二十天的,况且除了星
期天,哥哥姐姐只有放学后才能下
地干活。爸爸赶着牛车走了,我们
这边就得拼尽全力掰一阵子,好在
爸爸回来时又攒够一车苞米,直接
装车不耽误功夫。我抱怨说,为什
么这么着急啊,等爸爸回来一起掰
不是更快,哥哥就笑我不懂统筹方
法……

小孩子干了一天活儿,累是真
累,可是回家路上,仰躺在苞米上,
听着牛车吱扭扭一路轻响,看丝丝
缕缕的白云,慢悠悠地在蓝天上飘,
西边红彤彤的晚霞热情地拥抱着血
橙色的大太阳,就会有说不出的开
心。晚上吃上一碗奶奶特意给我们
做的热汤面,听着吃饱了的鸭鹅嘎

嘎的叫声渐渐低下去了,在
时有时无的秋虫声里,后背
一挨上热炕,瞌睡就来了。
第二天早起,就又是欢蹦乱跳的我
了。

最怕的就是夜里下了雨,早晨
再上了霜,苞米叶里汪着一兜水,攀
住一穗苞米,稍一用力,棉线手套就
湿透了。不戴吧,手冻得猫咬似的
疼,戴着它吧,那手套又湿又凉,有
时还会冻上冰碴,手一样冻得难受,
用不上半个上午,手就被泡得抽抽
巴巴的。好在奶奶心疼我们,总是
把园里最普通的蔬菜变着法儿地做
给我们吃。看我们吃得香了,奶奶
就发出她特有的连成串的笑声:“三
春不赶一秋忙啊,都累成啥样了,还
不得做点好的给补补啊!”

终于等到所有的苞米都运回家
了,雪也就下来了。这时,打谷场
的一角,奶奶抢先扒好的苞米已经堆
成一座金黄色的小山了。我们也坐
下来扒苞米,爸爸还要去田里,把苞
米秆割倒、捆好。

月光下,我们扒着苞米,咯咯地
说着闲话,竟然感觉此时的活儿都
算是歇气儿了。心里想着扒好的苞
米金黄金黄地装进爸爸用木杆做
经、葵花秆做纬搭起来的苞米楼,与
红彤彤的辣椒菇娘串,紫乎乎白生
生的葱蒜辫子你呼我应的样子,就
像我们,大大小小的,在秋收中,都
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至此,农家的忙碌还远没有结
束。可是,一家老小心在一处,虽然
忙,虽然累,却是其乐融融。

如今,回忆起那忙秋的日子来,
仍幸福满满。

故乡最美是初秋

□ 张长友

上个月中旬,回老屯去
看父母。我是在那里出生和
长大的。从我出生以来,村
子的规模没怎么变化,四五
十户人家。一条小河由北向
南穿村而过。村子向北约一
里路,是海拔六百余米的山
脉,东西走向,如一道大屏
风,为小村遮挡住冬季寒冷
的西北风。村子的东面和西
面各有一道山岭,早在六七
十年前,这两道岭就已全部
开垦成耕地。村民的房子掩
映在树丛之中,多数是高大
的杨树,也有榆树、柳树和其
它果树。

这样的村子在东北地区
很常见。为什么说最美是初
秋呢?在我看来,初秋时节,
有几样特征最鲜明。

植被覆盖最大化。由于
耕地开垦充分,除了坡度过
大的山峰生长着自然林之
外,村子周围全是玉米地。
进入八月份,秸秆完全伸展
开腰身,稠密的叶子遮盖住
脚下的黑土。如果是庄稼全
部收割后的冬春季节,到处
都是裸露的耕地,也就失去
了生机盎然之美。

蔬果最丰富。农家的菜
园春夏秋三季有菜,尤以初
秋菜品最多,脆黄瓜、嫩豆
角、紫茄子、绿辣椒、西红柿、
生菜、香菜、茴香、菠菜等等,

应有尽有。葡萄、海棠、苹果
等常见的水果也陆续成熟
了。走进菜园,眼睛享受五
色之美。

河水最旺盛。村子里蜿
蜒的小河,发源于北山脚下
的一泓小泉。山泉水面只有
八九平方米,泉水上涌缓
慢。故乡一般春季少雨,往
往到五月下旬以后雨水才逐
渐多起来,经过一个夏季的
降雨,小河的流量最大程度
得到补充,水势比较春季恐
怕增长不止十倍。初秋来到
河边,明显感觉到河水流动
异常欢快,河床里的砂石都
被冲洗得干干净净。此时,
来到河边,洗衣服、洗瓜果,
哪怕仅是弯腰洗洗手,也让
人神清气爽。

天空高远而纯净。东北
的气候就是这样,入秋,空
气的透明度马上提高。近处
的田野树木青翠碧绿,远山
则呈现淡蓝色,天空是明净
的湛蓝色。夏季里灰蒙蒙的
水汽完全不见了,云朵被蓝

天衬托得更加洁白。这一切
总让人想起色彩明快的风景
油画。

我的父母在小村生活了
一辈子,见证了小村的今
昔。四十年前,我还在上小
学。村民住的都是泥草房,
泥草房虽然造价低廉,但是
要保持耐用,必须年年秋天
扒炕抹墙修整房草。父亲是
村里出名的勤快人,每天都
把房前屋后收拾得干干净
净。每到秋天,父亲总要把
家里的两间草房修整停当。
父亲的勤快也深深影响了
我的做事风格,无论家里还
是工作单位,我都喜欢干净
有序。

那时,村里的路都是土
路,春天一开化,满路泥泞,
外出最让人发愁。任你怎么
小心,走这样的泥路,鞋上裤
腿上总是弄得面目全非。全
村人都吃同一口井里的水,
还记得小时候,父亲每天从
三百多米外的井往家里挑
水,步步上坡,特别费力。村

里的小河虽然流量不大,大
人过河不算太费力,但我们
每天上学的孩子,过这条河
却经常弄湿了鞋袜和裤腿。
到了夏天,一场大雨过后,河
水瞬间猛涨,河面最宽处达
到四十几米,河水裹挟着泥
沙和浮枝败叶咆哮着横冲直
撞,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此
时别说我们小孩子,即使是
大人也不敢涉水过河。

如今的小村多美呀!泥
草房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
父母家的两间草房也早已翻
盖成了三间宽敞明亮的砖瓦
房。秋天里,父亲再也不用
为扒炕抹墙苦房而奔忙了。
村里的土路早已修成了笔直
的水泥路,无论什么天气,走
在这样的路上,鞋子总是干
干净净的。家家吃上了自来

水,挑水只存在记忆当中。
那条小河呢,在主要的河路
交叉处,分别修起两座坚固
的水泥桥,人们再也不用过
河而苦恼了。

站在老家的院子里,仰
望天空湛蓝悠远。田野里庄
稼长势喜人,预示着又一个
丰收季即将到来。父母虽已
年过古稀,但精神头儿十足。
母亲忙着和面烙饼,父亲忙
着在菜园里采摘鲜嫩的生
菜、香菜、菠菜和葱叶。这
顿饭是烙饼卷菜、菠菜汤,吃
得人满口生香。我在手机上
经常欣赏以前出版的年画和
宣传画,当时画家们想象的
美景,很多已是今天的现实。
回望过往,饮水思源,这一
切变化源自我们赶上了好
时代,我确信故乡明天的美
一定超乎想象。

黑土地